

七人集

彭新琪 编

「30前」上海女作家絮语

罗洪

欧阳翠

欧阳文彬

黄宗英

姚芳藻

黄屏

彭新琪

七人集

七人集

七人集

七人集

七人集

七人集

七人集

七人集

七人集

七人集

彭新琪 编

「30前」上海女作家絮语

罗洪

欧阳翠

欧阳文彬

黄宗英

姚芳澍

黄屏

彭新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人集：“30 前”上海女作家絮语/彭新琪编.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321-3477-9

I. 七… II. 彭…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7377 号

策 划 人：臧建民

责任编辑：李 霞

装帧设计：钱 祯

七 人 集

——“30 前”上海女作家絮语

彭新琪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经銷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5.25 插页 2 字数 350,000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477-9/I · 2648 定价：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后排左起：彭新琪、姚芳藻、黄屏
前排左起：欧阳文彬、黄宗英、欧阳翌、罗洪

我的阿姨们

王安忆



《七人集》里的七位作家，我是要称阿姨的，她们与我母亲同辈，又在不同阶段同事，有的直长达大半生。在我自小到大的记忆中，她们不同深浅地留下印象，是相当亲切的。

幼小的时候，由于贪吃，经常犯积食的毛病，很令大人头痛。有一日，母亲从欧阳翠阿姨处取来一味偏方，将一种不知如何调配而成的药剂，敷在肚子上，用纱布缠起来，一夜过去，早晨醒来，硬鼓鼓的肚子真的软

和了。在三四岁的年龄，照理是记不了事的，可我偏偏就记得，大约这是偏方实在太神奇了，对小孩子来说，几乎是仙术一般。当我读这本书稿之前，我并不很了解欧阳翠阿姨，原来她经历过相当不平凡的人和事，那都是和中国新文学史上振聋发聩的章节有关。而我向来以为这只是一位富有育儿知识的阿姨，不止是持有各种偏方，更记得有一回，母亲怀我弟弟的时候，她到我家来，对我母亲说，她很喜欢听婴儿的哭声。至今还记得母亲与她相视的表情，带了惊喜，仿佛忽然间领受了一件馈赠——婴儿的哭声。这件馈赠大约只与母亲有关系，对其他人来说，婴儿的啼泣往往要嫌吵闹的。两个母亲就这么微笑地相对着，感受唯她们独有的喜悦。

罗洪先生给予的印象，永远和一件东西联系在一起，就是冰。那时候，一般市民家中多没有冰箱，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五十年代从军队南下进城的新市民家庭，连桌椅板凳都还是从公家租赁，上面钉着编号的铜牌，更谈不上冰箱了。夏天到冷饮店买了棒冰雪糕，返回途中便匆忙吞食，不及到家坐定后专心消受，实是一大憾事。一个暑日的傍晚，一架三轮车停在我家后门，走下罗洪先生，穿一件蓝布旗袍，夹一卷毛巾毯，径直走入我家房间，将毛巾毯在桌上摊开，里面裹着一匣冰块。她常听母亲说起两个贪嘴的女儿，吃冷饮无可满足，于是，便给我们送冰来了。冰块哗

唧唧倾在大海碗里，罗洪先生坐都不坐，卷起毛巾毯就走，三轮车还停在后门，好让我们及早享用冰，在这大暑天里，冰很快就会溶化。可是，这冰并不像通常以为的那么迅速溶化，而是相当坚硬。我和姐姐忙活了一晚上：用冰块拌西瓜，镇绿豆汤、橘子汁，或者纯吃冰块。这才知道，平日里冷饮店里出售的棒冰是机制冰，经过加工，横剖面可见丝丝纹理，原生冰块就是这样密实的一块。在我眼里，这些阿姨们都是与母亲同样的年纪，事实上，如罗洪先生，可算是母亲的前辈，直接从“五四”走来。然而，坐在她跟前，你又忘了这一茬。就和所有的有福气的奶奶一样，家里有一个曾孙辈的孩子穿行着。她呢，也和所有的老奶奶一样，不出自家门，便知天下事，与你通报着邻家失窃的事端。但她到底不是一般的奶奶，而是一个知识者，得科学与启蒙正传，对人生抱清醒乐观的态度。近年来，她开始着手处理身后事务，一个知识分子，要说有什么遗赠，无非是书籍，却是伴她一生的挚友，我竟也获得一份，一套中华书局的《李太白全集》。书中夹一信，字迹端正娟秀，嘱我“读一首二首诗”，如何清逸远致，就又流露出旧学的背景，是新学的发轫之渊源。

在1959年的《上海文学》上，欧阳文彬先生就对我母亲的小说写作了评介文章：《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我从母亲的遗物中，看见一份发黄的校样，“《阿舒》和阿舒的《第二步》——和茹志鹃的对话”，校样上有文彬先生写给我母亲的几行字，内容关于这份对话。对话发表在翌日，1962年3月7日《新民晚报》，署名为“黄碧”，想来是欧阳文彬先生的笔名。那时候，母亲和文彬先生，一个作者，一个评者，正当风华年代，前途远大，却戛然止于1966年。在那黯然的日子里，母亲对文字这样东西感到了茫然不解，她卖掉了家中的书籍，懊恼自己走入写作的行业，倘若她掌有更为实用的技艺，比如缝纫——有一阵子，她迷上了缝纫，忙着将旧衣服拆开，重新剪裁，然后埋头在缝纫机上，嚓嚓嚓地踩着踏板，看着机针走下一行行线路，人生的虚无感便抵消了一些似的。那一年，我去安徽淮北插队落户，离家远行，劳作的辛苦，收成的薄瘠，景色与心情都是荒凉的，十七岁生日在苦闷中来临。母亲就想，送一件什么样的礼物，可以鼓舞我呢？想来想去，她还是想到了书。母亲决定送我一本金高尔基的小说，人生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在人间》，它含有着告别“童年”，走进人生的意味。1971年，书店一片萧条，哪里能搞到一本《在人间》呢？母亲想到的是欧阳文彬先生的书橱。文彬先生没有《在人间》，但是她向母亲敞开书橱，尽母亲挑选，答应给她任何一本书送给女儿我。最后，母亲选中了苏联女作家薇拉·凯特玲斯卡亚的长篇小说《勇敢》，写的是苏维埃政府召集青年去往远东建设共青团的故事，无论是题材还是精神都与我的处境有对应之处，区

别在于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就只这一点,差之分毫,失之千里。而我却想象母亲翻检欧阳文彬先生书橱的情景,经过困惑怀疑的日子,又一次与文字、书籍亲近,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要说,这也是母亲和欧阳文彬先生交往的所在,在她们双方,都有着安身立命的意识。

紧接着,黄宗英阿姨就要出现于我的生活了。就是同一年里,我从插队的村庄回家度农闲假,一住下就不思返乡。那时节,满街的男女孩子,至少有一半是从插队地方回城,赖着不走的,晒黑的皮肤转白了,熬干的油水补充了,甚至比安居乐业的人们更要丰肥一些,因为无所事事,脸上均挂着落寞的表情,这边溜溜,那边逛逛。夏天的黄昏很漫长,晚饭以后有一段了,天色还明亮着,母亲带我走出家门,去赴一个约,是黄宗英阿姨为我介绍了一位音乐老师。当我们从弄口向西走了半条街,便看见对面的黄宗英。在细致薄透的光里,她颇长的身形陡地跃入眼帘,周围的景色变得模糊,唯有她是鲜明活泼的。小时候,我们最热衷在电影院前厅里,欣赏影星的照片,那些照片是在照相馆刻意布置的灯光下拍摄,面容华美,统是璧人。此时,灿烂的明星落在尘间,我并不以为逊色,相反,洗尽铅华,显得格外清新。现在回想,那正是《但愿长睡不愿醒》一文中写到的那个时期。在作家协会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是这一家的惨淡日子,可她一点不见落拓,神色悦然。这一代人有一种气质,我真说不上来叫什么。达观?不全是;通透,也不是;纯真,有点接近了,可还不够;比较贴切的,或者是热情吧。这一种热情,历经世事折磨却不见损耗,应当如何解释呢?“四人帮”倒台以后,大约是1977年光景,母亲嘱我去黄宗英阿姨家,是为送去一些女孩子的照片,请赵丹推荐拍电影。这时节,百废待兴,许多希望生起来了。去的时候,黄宗英阿姨不在家,是阿佐引我进门,赵丹午觉已醒,还赖在被窝里,双手抱拳作揖说:对不起,对不起!伸出手接过照片,回进去继续作揖,继续“对不起”。我与阿佐直笑,他也笑,我觉得他就像孩子,一个大孩子。后来,又有许多日子过去,作协资料室老魏请吃饭,老魏——魏绍昌先生,在黄屏阿姨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心中不知藏了多少典故,就像一本活索引。老魏经常组织饭局,以各种名义,有时候依属相定,有时候是姓氏名字,比如姓“王”和名“绍昌”者。我曾被老魏编进过多种组成的饭局,因而得以邂逅许多人物。老魏去世后,再没有这样充满了奇思的聚会了。这一回是姓王的女作家,上海话里,“王”与“黄”不分,更重要的是,为黄宗英贺新婚。席上,黄宗英阿姨说:其实我与冯亦代是不必办理任何结婚手续的,因为我,赵丹,冯亦代,安娜,四个人从来是在一起的。这话也是孩子气的,浪漫的孩子气,不由让人愕然。他们是永远的男孩和女孩,不是说长不大,而是始终持自然的天籁,这天籁足够

超越人世的污浊。

在这些阿姨中,彭新琪是与我们家最亲近的一个,当我看了《七人集》方才知道,她只比我母亲年轻三四岁,令我十分惊讶。在我们姐弟眼睛里,她是一个年轻的阿姨,温柔迷人,所以,直到如今,都称她作“小彭阿姨”。《闪烁的记忆》一文中,所记叙的1959年作家协会的辞旧迎新联欢会上,“贵妃醉酒”那一出,我也记得。就像鲁迅《社戏》里写的,一听开唱便厌烦,可小彭阿姨的那套行头,却把我们镇住了,还有她下腰饮酒的动作,不由地艳羡小彭阿姨的腰好软啊!闲来无事,母亲与我们议论一些身边的人事,谈到小彭阿姨,母亲用了两个字:善良。“文革”中,我和姐姐插队落户,家中经济甚为窘迫,实在不得已要动用些许存款,需作协的造反派领导签名盖章,银行方才认可。这类事大人总是遣我们小孩子去,即便碰钉子问题也不太似的,在此我又要提到一个人,也就是欧阳文彬先生写到的戴厚英,她从没有让我难堪过。有一次,因是在院子里,需走去办公室取图章,一路上,她的手一直搭在我肩上,令我感到温暖。就是这样周折取来的钱,却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被窃走,这才叫作“屋漏偏逢连天雨”。其时,小彭阿姨便是母亲告贷的人家之一。常听母亲诉说我们姐妹在乡下的苦状,小彭阿姨心中十分不忍,有一次,不知从哪里,换得五斤全国粮票送给母亲。当时,粮油实行配给制,地方粮票换全国粮票不仅需要特许证明,还要搭进油票,油的定量是每人每月半斤,仅供城镇人口。这五斤全国粮票得来不易,却于事无补,母亲笑小彭阿姨天真,心中则十分感动。长年来,小彭阿姨一直与我们家密切往来,我们家无论大小巨细,荣辱沉浮,她都了解。现在,每年春节临近,她就召我们一些缺爹少妈的孤儿们集合,吃一顿年夜饭。

黄屏是我较为陌生的一位阿姨,原因可能是与母亲共事时间不长,但是从文章中看,恰是在“文革”结束,方兴未艾的日子里,与母亲同在《上海文学》编辑部致力于复刊,让我了解了母亲这一阶段的工作。在萧瑟的十年之后,终于迎来生机勃勃的季节,万物复苏,多么让人兴奋啊!文章所写到的人物,于我都是敬仰的前辈,有一些还引我走出困境,比如,洪泽伯伯,是他帮助将我从徐州调入上海,并且进《儿童时代》杂志社工作。元化伯伯,他晚年居住的庆余宾馆,以及度过最后时刻的瑞金医院八楼,常是我辈聚会的地点,他毫不嫌我们轻薄浮躁,与之平等相谈;还有文中所写元化伯伯的“三姐”,亦有数面之缘。施蛰存先生,我与他做过多年街坊,他家就在我经常光顾的邮局楼上,于是就会路遇先生的徒子徒孙,我却从未见过他,于我来说,是文学史上的人物……他们所经历的动荡人世中的遭际,原本只是抽象的概念,如今在黄屏笔下,有了具体的细节,其间

的悲凉扑面而来，变成可感的了。

姚芳藻老师所记载的人与事，延伸进更早远的时间，亦更为严酷，大约是由新闻记者职业决定的。如她父亲说：“新闻记者要杀头的”，这是世事洞察的明鉴，又像谶语一般，虽然不至真的“杀头”，可不也是尝尽艰辛。文中所写，尤其《失踪在莫斯科》，那一位陨落于国际共运冤案中的朱穆丞烈士，读来就像是传奇，却是腥风血雨的传奇。在母亲家中，我常遇见姚芳藻这位座上客，母亲总是要郑重地介绍，有几次提起，像是要话说从头，可看我兴致淡然，又欲语还休。人就是这样，对身边的生活激不起太多的好奇，因为太过日常，不相信会有意外之笔，岂不知，历史就是这样发生和进行着。不久前还遇见，是在我居住的街道上，姚芳藻老师带着孙儿在花园里玩耍，谁能知道呢？这位含饴弄孙的老太太，曾经有过风云激荡的政治生涯。这一幕挺让人安慰呢！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温馨气息。生在命运多舛的二十世纪中国，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免受蹂躏，尤其是女性，不仅要担负起自己的遭际，还要饶上丈夫的一份，再扛起重闸，护佑弱小的儿女。终于风雨晴定，云霁开处，是漫天的霞光。

从小跟母亲出入巨鹿路675号作家协会院子，这些阿姨们可说看我长大。记得有一个暑日，母亲将我安置在大楼廊前的荫地里，供给我一堆图画书，嘱我不许乱动，然后就兀自进楼办事。母亲去了很久，日头渐移，荫地就成了太阳地，有阿姨走过，让我移到荫地里。因有事前母亲的告诫，我不肯移动一寸，对前来劝说的阿姨们，都抱警觉的态度，等母亲闻讯跑出楼来，我差不多要被太阳烤化了。后来，长大了一些，学会了顽头，便和小伙伴们在院里践踏花草，然后在花师傅愤怒的追赶下四散奔跑。许许多多时间过去，我已成为作协的会员，有一次在传达室领取邮件，一位阿姨忽从光线暗淡的屋角里，拽出一个老人，说：看啊，一直想看茹志鹃的图，这就是啊！是花师傅，他从来都是这样，瘦小、缄默，穿一件干净的中式对襟布衫，手提一柄偌大的花剪，此时，他神情腼腆，我也极不好意思。就是这样，无论我长成什么样，花师傅、阿姨们都知道我是从哪里走来。我的幼小、愚顽、淘气、霉运、不顺遂，那些不堪的岁月，他们都是见证。而我则是要付出心智和虔敬去了解她们，她们经过的时代，我不可望其项背。这就是我和阿姨们的关系。

2008年11月14日上海

目录

序言：我的阿姨们 / 王安忆	1
----------------------	---

罗洪卷

初识巴金	3
纪念钱锺书先生	5
看望施蛰存先生	8
回忆诗人辛笛同志	11
怀念萧珊	14
怀念吴健雄	18
悼念朱雯	22
关于《儿童节》	28
《为了祖国的成长》和《流浪的一年》	34
关于《这时代》	47

欧阳翠卷

我参加了鲁迅的安葬	59
茅盾在大陆新村	62
忆“文革”中的巴金	66
回忆魏金枝	78
热心的孔另境	86
和安娥大姐的两次漫步	89
歌唱吧，才旦卓玛	92
关于“《钢人铁岛》事件”	98

欧阳文彬卷

我所了解的叶圣陶	105
明月照长风——夏丏尊的足迹	122
张天翼与契诃夫的一段情缘	137
我与赵超构	142
他这一辈子——记叶至诚	147
我与韦君宜	152
朋友——“敌人”——朋友——记戴厚英	155
书简传情忆故交(四则)	161

黄宗英卷

谁染霜林醉	173
牛裁缝	176
理因衣	180
存之天下	182
天之岸——和阿丹说说话	186
白君别后	188
三见岗哨	189
但愿长睡不愿醒	192
我在现场——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	201
一句话,再,一句话	205
命运的分号——我与冯亦代	211
七彩的故事	212
漫天灯火迎他	218
怎么舍得你,郁风姐!	221
伊呀嘿——《神迷川藏线》书画册代序	223

大侠黄枫	225
------------	-----

姚芳藻卷

尴尬的重逢	229
胡风冤案的蒙难者	236
王元化二三事	252
画好生命的句号	256
他朝印度走了三十年	259
《电影的锣鼓》大风波	264
失踪在莫斯科	271
书和孩子	281

黄屏卷

《上海文学》新时期办刊前后兼怀钟望阳同志	287
“文革”结束后上海文艺界的第一次盛会	292
追忆老部长洪泽	297
难忘瞿白音	303
施蛰存先生摭忆	311
吾师吾友王元化	316

彭新琪卷

闪烁的记忆——散记上海作协老领导二三事	329
他有一颗水晶般的心	336
风雨百合花——怀念茹志鹃	339
怀念萧岱同志	348

我听巴金谈《雷雨》	352
又见巴金	356
丰子恺的《阿咪》	360
我所认识的美学家蒋孔阳	364
蜻蜓姑娘	368
北海道的中国画家	373
上海有个小老旦	377
别了,李多芬	381
后记/彭新琪	388

罗洪卷



1936年的罗洪

小 传

1910年出生于一个普通职员的家庭(父亲是上海医院药剂师)。1929年毕业于苏州女中高中部师范科,回家乡松江教书。自幼喜欢文学,幼年时读了不少家藏的中、外文学作品,所以教课之余,就开始学着写作。第一次写的是散文《在无聊的时候》,发表在《真美善》上。教了三个学期书,就决心辞去工作,拟专心写作,写的是短小的小说散文。那时《申报》副刊“自由谈”由黎烈文接编,一改原先的风格,发表的都是新文学作品,于是将稿子投寄“自由谈”。第一次寄稿被发表了,陆续又投寄发表了不



百岁罗洪

少。转而写六七千字的短篇小说，向当时的文学期刊如《现代》等寄稿，也被发表，这样就踏上了创作之路。

几十年来，计出版了短篇集六七本，长篇小说《春王正月》、《孤岛岁月》两本。

五十年代初，曾任教于徐汇女中、南洋模范中学及新闻专科学校。那时上海成立了文学工作者协会，加入协会的创作队，不得不辞去学校的教学工作。

后来上海成立作家协会，1953年出席全国作家第二次文代大会，会后回到上海，就在上海作协编辑部工作，直到退休。

初识巴金

我第一次见到巴金是1930年，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正在报纸上发表。那时我和朱雯刚开始通信，他告诉我已与巴金通了几封信，得到巴金同意，我们相约一同去看望。巴金住在现今的复兴中路亲戚家，我们去的时候，他正在写作，一个小书桌上，铺满了稿纸。正谈话间，进来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显然是他亲戚家的。巴金非常高兴地看着孩子，喃喃地说着什么，又问他要点什么，孩子只是摇头，一转身就摇摇晃晃地出去了。巴金满脸笑容地目送他，那天真的模样也像个孩子。然后他转过身来，从衣架上取了上衣，边穿边说：“我请你们吃饭，边吃边谈吧。”说着，他让我们先走一步，把门带上了。

就在离他住处不远的西餐馆里吃西餐，谈了一会。那时在上海，这样小小的西餐馆很多，很幽静，也比较便宜。

第二次见到巴金，是1931年在苏州。那时我在苏州工作，朱雯仍在东吴读书。我们邀请他到苏州来玩，他答应了，说是与毛一波同来，还要到苏州中学看望杨人梗。在约定的那天，我和朱雯到吴苑等着，他们来了，就在吴苑喝茶、吃点心，毛一波和朱雯也通过信，有了他，谈话就很热闹。但不能占用太多时间，就坐了马车到阊门转了转，他们去找杨人梗，我们也各自回去。虽是来去匆匆，但巴金那种潇洒的风度，给我的印象颇深。前些年巴金八十大寿时，朱雯写一首“临江仙”的词祝贺，那下半阙是“五十三年弹指耳，相看策杖扶筇。初承簪效在吴中，降情传彩笔，微意献瑶锤。”说的便是那次苏州聚会。

第三次见到巴金，是1934年，那时我们已经结婚，住在松江。巴金有个习惯，写完一部长篇，就要到外地走走，调整一下身心。现在已记不清他写完了哪一本书，我们写信邀请他到松江来，陪他看看松江的佘山，晚上在“新松江社”歇宿，他欣然同意了。那时候，从松江到佘山没有汽车路，要坐小船，但坐小船可以观赏两岸风景，松江有九峰三泖，一路眺望，九峰起伏，使人胸襟开阔。

我们带了中饭的饭菜，托船家在船尾热了，船靠岸，先吃饭，然后上山游